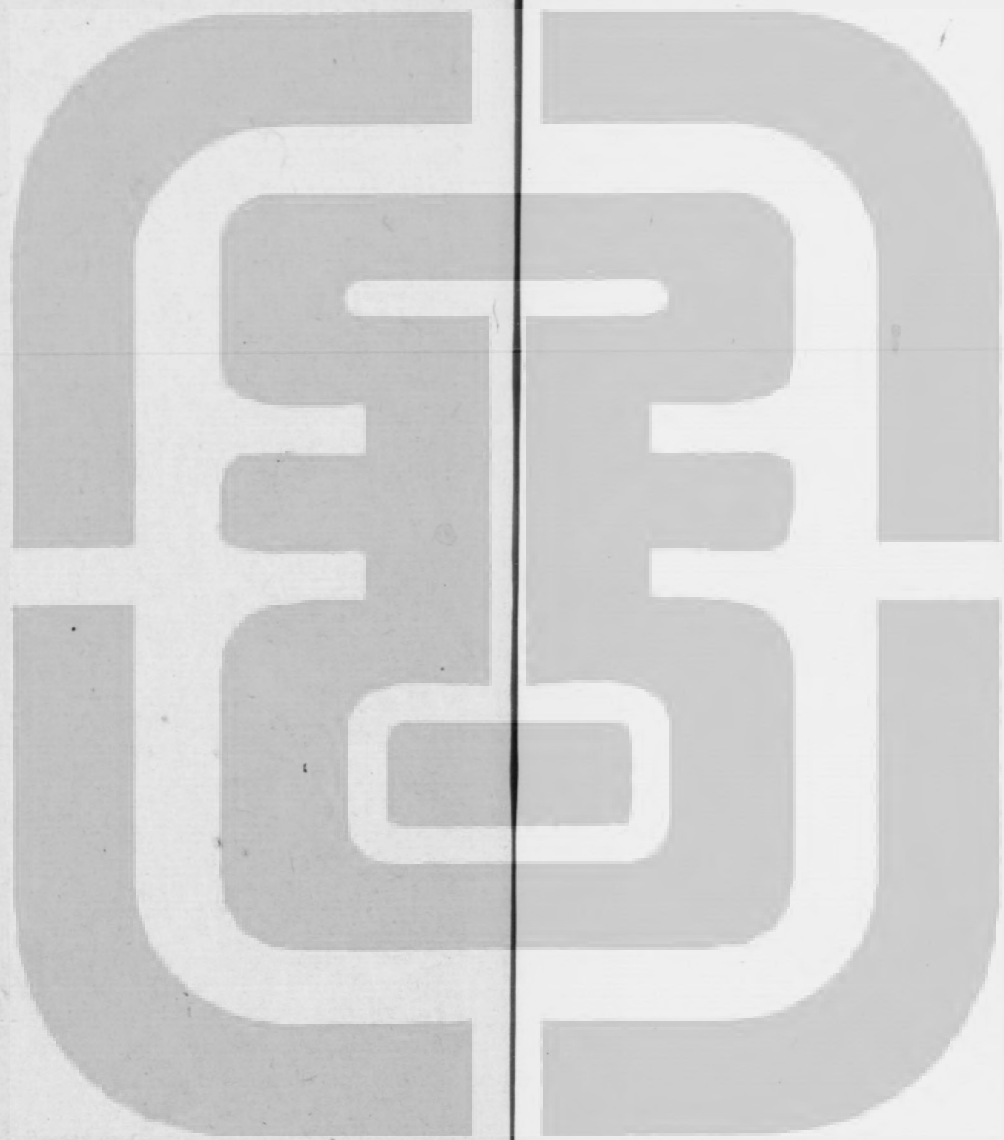


文恭公文集

卷之四



煌曹

印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四

序記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序九首

內訓序

予嘗讀二南詩見其反覆咏歎皆后妃夫人之德閨  
門婦女之情則展卷而思曰嗟乎明王道化天下蓋  
必先于齊家而家道睽恒自婦人始此女貞之戒聖

人所以惓惓歎我 成祖文皇帝續緒之初特命儒  
臣取劉向所載編次成書曰古今列女傳其端本垂  
教之意何甚殷哉顧 廟堂懿典或閭閻所罕覩而  
聖化日遠俗益趨下士大夫之子弟猶有家塾庶幾  
嚮方而女師氏之訓罔聞矣是以驕惰成性華侈相  
高敬順儉勤之風寥寥無聞已欲家之正得乎予竊  
有憂之暇日蒐拾經傳之遺稍刪定之輯為內訓其  
辭顯其旨近俾夫婦之愚皆可以感而興焉亦或正  
家之一助云耳若夫以身教不徒以言于以遠追三

南之盛上副 聖祖之心則尤有望于自修之君子

崇祀疏議後序

今上典學右文廣稽獨斷進理學諸臣泛祀孔廟凡  
三人焉王先生守仁陳先生獻章胡先生居仁而先  
是隆慶改元已嘗祀薛先生瑄矣於是耿中丞先生  
定向裒集先後諸疏議為三卷以授詹侍御事講蕭  
刺史良幹俾付諸梓蕭君復屬忤稍訂之而叙其後  
叙曰夫道一而已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則所繇  
以入道者有二門焉洙泗諸賢身通六藝者若而人

獨顏子以好學稱至舉其所以學則不遷不貳焉耳  
此所謂頓門者也曾子從事於精察力行而後豁然  
於一貫此所謂漸門者也夫學有頓漸其至於道也  
一而已矣寥寥千百年迄乎有宋而後真儒輩出若  
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蓋得統於顏而象山固其  
傳也若伊川若晦庵主敬窮理循序漸進蓋得統於  
曾而其派衍繁矣嘗謂自有宇宙即有此學雖摧而  
沮之終不可得而廢何也道固不可廢也自有此學  
即有二門雖比而同之終不可得而齊何也質固不  
可齊也士病自外於孔氏之門與昧焉而不得其門  
苟志於孔氏而得其門即堂奧可泛而窺何病乎門  
之殊哉 明興二百年理學之盛有光前代姑即四  
先生而論之若王若陳則元元本本妙契精微謂非  
顏氏之宗不可也若薛若胡則步步趨趨動遵矩矱  
謂非曾氏之宗不可也 先皇帝與 今上作述一  
心俎豆四哲則既明示天下以入道之門並行而不  
悖未嘗舉此而廢彼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信矣無容  
於喙矣雖然願申其說焉當文清之議祀也第以著

述少之乃今陳胡兩先生同然無議而文成蒙訾持甚此何以故學之砥行飭名不離繩尺者其取信恒易而直指本心掃除一切固世之所駭而疑疑而詘也士之居常處約不當事任者其完名恒易而身處多危之地謗生多忌之口此固仲尼所嘗厄於春秋而程朱所不免於當時者也若夫學其學者但知心之有知而不求其知之所以良但知知之本良而不求其良知之所以致此在文成蓋嘗諄諄言之而嚴其防矣伊洛之門有邢恕西河之後為莊周寧足為其師累乎忤生也晚不獲摠侍於文成而幸生其鄉竊聞其緒餘每讀其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今是編也譽之毀之者具在藉令文成復起當不置喜愠於其間而忤復嘒嘒焉為之分疏亦不自知其贅也矣

朱子摘編序

考亭朱子之學蓋得之延平豫章以溯龜山而上接周程之緒其統系之相承若此其正也乃世之號為朱學者徃徃得其膚而未窺其髓是以馳騫於考索

而不知吾心有不慮之知拘泥於格式而不知吾心  
有天然之則斯豈善學考亭者哉陽明先生首揭致  
良知之旨以抹其弊而當時驟聞之者輒以其畔於  
考亭而攻之惟陽明亦有不自安者乃取考亭之書  
而檢求之咀其華鈎其玄輯為晚年定論自定論出  
而後考亭之學其精髓始透露於此其拳拳於培本  
原收放心居然延平之家法也而後考亭之學始為  
質之濂洛而無疑是陽明不唯不畔於考亭抑亦有  
功於考亭者也忪少也讀大學格致章補則掩卷而  
思曰何哉無乃倒言之也乎無亦曰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而後庶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乎果若所  
言何以為知本也稍長得大學古本讀之而後知聖  
人之學固如是乎易簡而無難也已又得定論讀之  
而後知考亭之學其究竟固若此而傳註所云乃其  
論之未定者也已又每誦性理所載考亭詩則躍然  
曰此非定論之餘響乎如曰識東風面聞夜半雷春  
水生而象衝自在風浪息而山樹依然此非以神遇  
不以言解者乎頃邸舍多暇復取集中諸詩偕一二

友朋徧閱之得其調之同者凡若干首類而錄之曰  
悟後詩蓋定論雖曰晚年猶有未必晚年之疑而是  
詩見於平時則皆到岸棄舟之句合書與詩觀之而  
考亭之學益見其博大圓融洞朗無礙前陸後王氣  
求聲應無復異同之紛紛矣於是合二編而刻之曰  
朱子摘編而叙其始末如此嗚呼道一而已矣學不  
會於一非學也是編也豈獨三先生之學可會於一  
乎千古聖學之正傳吾知其無三徑矣雖謂之儒宗  
亦同契可也

### 重刻伊洛淵源序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蓋考亭朱子與黃巖謝氏之所  
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  
今大宰海豐楊公朝省而暮讀之既已獨會於心又  
將重梓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於怵怵小子  
夫何知蓋嘗竊聞長者之餘教矣夫道猶水也水必  
有源源未嘗不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別至不可  
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於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  
深而流長也儒者之於道有不原於心者非學也而



稟有高下見有大小入有頓漸則亦安可強而同哉  
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於道亦一而已矣是編  
所載無論其門人即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  
源者也二程得之於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  
不同於明道伊川之論橫渠謂其得之考索非明睿  
所照其於康節則以為聖門之別派豫章延平並得  
之於龜山為程氏之適傳明矣而考亭集諸儒之大  
成顧於師門主靜求中之旨自以為有所未契是諸  
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此特其所稟所見所入之  
小有差別焉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而守  
之以敬慥慥兢兢務去人欲而還天理則諸先生者  
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髮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  
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  
而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歟若夫俗學與異端  
者流非不可矯飾眩惑於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於  
周孔則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沔行  
潦之水乍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  
徒循其流而不溯其源哉抑忤又聞之夫臣以道事

君而冢宰埒於三公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太宰公孜孜問學潛心伊洛之奧且將率天下而誦法之是宜上贊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於道而無遺議也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歟忭何敢為佞焉

### 長安會約序

夫為仁由已而語稱以友輔仁人與已交相成也羣弟子而講道於洙泗自孔子始彼其時相覘相勉用志不分而精神若一蓋肫肫乎其仁矣善乎文成子曰孔子之教不倦也乃其所以學不厭也此學之脉自春秋以至於今有盛有衰有晦有顯有通有塞而卒未嘗絕焉道固未嘗絕也匪是則人心死人道息矣天地誰與參乎或者謂孔子不得位故講學以明道使其得位而道行則何事於講然吾未聞孔子為魯司寇輒散其三千七十之徒噤其口而不講也夫學以資仕者也仕優而學吾猶以為緩况仕而廢學乎哉嗟乎孔子不幸生於春秋然且伐木絕糧講學而無悔今吾儕幸而當盛世事明主日飽公餼

曳佩而趨 朝月不滿旬赴曹省而辦事日不過數十刻以其在公之暇相與聯四方之同志講明義理以陶鑄其情性養其真純潔白之心以服乃官共乃職以自靖自獻於 天子其聚不亦甚樂而其務不亦甚急矣乎會始於今年五月一陰始生賴衆正以克已也至十月而會者稍益衆於時有會約之申焉時屆仲冬一陽來復之候也諸友務各惕然奮其新圖幡然滌其舊染一念既興萬年不易庶幾哉人與已交相長也此謂求仁此謂休復此謂願學孔子諸友孰非丈夫哉毋多讓

贈李源甫年丈序

李子源甫以給事中僉憲山東瀕行過其友張子而別焉曰何以贈我張子曰子之令寶應也起魚鼈之民而哺燠之築長堤數十里以利漕捍水而民不知勞盡瘁五年而子不以為滯是既為良有司矣已而應召入諫垣命朝下而疏夕上言人所不敢言頃又諫節省大計忤 旨幾獲罪賴相師中解之是既為名給事矣茲行也舉其所效于一邑者以奠一方舉

其所議論於朝堂者為斯民櫛垢爬痒俾得蘇醒是  
皆子之所優為也吾何以贈子無已則益之以學乎  
古之人學既優矣然後仕既仕矣日孳孳於學蓋學  
之無時可已也如此漆雕開之仕也夫子使之矣而  
開猶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言志較之三子事功  
不遠遠甚而夫子獨與之後儒又謂二子已見大意  
不知其所見者何以為大而三子何以為小安社稷  
之臣與天民之所造不為不卓矣而孟氏終不以大  
人稱之不知大人之所以異者何在凡此皆學術大  
小之所由辨可以心悟而難以言解者也且夫談室  
說妙而無當于日用不要于典常者是之謂詭口周  
孔而心躄跂章甫縫掖而行商賈者是之謂偽懲詭  
與偽之過而遂以為學可不講友可無會罔罔焉不  
著不察者是之謂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  
行君子而昧于上達安于小成者是之謂畫詭也偽  
也蔽與畫也其足為學之病則均矣源甫勉乎哉必  
學大人之學必見開點之見誠有得焉將陶鑄堯舜  
無難者何有於一万哉

身前之享一無所繫况身後名乎顧獨以為 國家  
褒忠示勸不當獨遺先生也然有孫如伯獻能掇拾  
先生之遺文而表章之以傳于世若太極繹義周官  
定本類皆闡微抉幽發前人之所未發令百世而下  
讀其書知先生非徒為氣節之士然則先生之不泯  
者非在此而不在彼耶詩曰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伯  
獻能念爾祖矣他日不將為蓋臣乎哉於其領教太  
和也贈之言以勉之

送張司訓之涇序

余居京師日與麻城耿子健輩以問學相切磨子健  
蓋數稱其友張子克明云而克明故先大夫視楚學  
時所嘗賞識者也是歲秋以謁選至余乃獲見之邸  
中挹其容叩其所藏益歎子健之言不誣亡何克明  
授學訓當之涇子健謂余宜有言以壯其行嗟乎余  
何言哉蓋古者自一國以至一鄉皆有學學必有師  
其所以振起斯文者甚盛迨乎後世學校衰師儒之  
道缺而學士大夫乃始創為私塾羣子弟於中相與  
講明先王之道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然門戶競

開而標榜互樹其足為世道病亦不少矣 今上好  
學右文赫然下 詔罷私塾而遣生徒夫其罷私塾  
也謂宜歸之於學校也其遣生徒也謂宜專之於師  
儒也蓋將渙私羣而同文軌崇實學而抑虛談其本  
指若此而昧者輒呶呶焉動其喙懦者亦遂俵俵焉  
失所之其不大謬矣哉涇之俗號近古其士大夫彬  
彬多賢者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士所賴以  
講明先王之道者學宮耳而克明適為師儒之官向  
之羣然於水西者有不羣然於克明之門乎克明之  
師曰劉魯橋先生今為國子博士蓋於陽明子之學  
有深契焉者而涇士之所學大率與麻城同宗茲以  
徃吾意克明必能以所聞迪諸士諸士亦必以所聞  
進於克明是數與學相長者也豈惟涇士之幸已哉  
異日者四方聞之必將曰涇之私塾廢而學校頓興  
如此又將曰麻城之學不為空言而見之行事者如  
此 聖天子振起斯文之盛美益以光顯洙泗濂洛  
以來相承之學脉益以不替庶幾哉斯行也勉矣克  
明其毋以司訓為卑官哉

送舒伯獻序

余暇則尚論當代若館閣諸名臣蓋江右自昔稱盛矣至如吉州二羅先生進賢舒先生者辟之祥麟威鳳世不常有而並出于百年之內可不謂尤盛哉然余嘗較之則舒先生為尤難夫當武廟將南巡先生首率百官以諫被杖幸不死迨肅皇帝嗣位起先生於貶所尋又以大禮杖如前竟得痺以死夫諫一也一有為名與畏死之心不傲然以一諫自多則且隱然以為悔即復起必且創前蹶務優游以自全者類是也今先生職非諫也在官前後僅數年非久也疏且五六上藉令當再杖時幸不死而復用當諫而復諫不知其幾也諫而瀕死又不知其幾也而世人往往多曾子固所稱顏魯公云者以為竒是寧足為竒乎嗚呼有臣若此謂非社稷之麟鳳也歟乃隆慶改元詔錄前諫者二羅先生既已贈官且賜謚而先生獨不得與茲典也余誠不知其指將無有司者之過歟今年春遇其孫鄉進士伯獻于都下因得先生遺文而讀之為之歎歎歎息不能已夫先生於

身前之享一無所繫况身後名乎顧獨以為國家  
褒忠示勸不當獨遺先生也然有孫如伯獻能掇拾  
先生之遺文而表章之以傳于世若太極繹義周官  
定本類皆闡微抉幽發前人之所未發令百世而下  
讀其書知先生非徒為氣節之士然則先生之不泯  
者非在此而不在彼耶詩曰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伯  
獻能念爾祖矣他日不將為蓋臣乎哉於其領教太  
和也贈之言以勉之

送張司訓之涇序

余居京師日與麻城耿子健輩以問學相切磨子健  
蓋數稱其友張子克明云而克明故先大夫視楚學  
時所嘗賞識者也是歲秋以謁選至余乃獲見之邸  
中挹其容叩其所藏益歎子健之言不誣亡何克明  
授學訓當之涇子健謂余宜有言以壯其行嗟乎余  
何言哉蓋古者自一國以至一鄉皆有學學必有師  
其所以振起斯文者甚盛迨乎後世學校衰師儒之  
道缺而學士大夫乃始創為私塾羣子弟於中相與  
講明先王之道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然門戶競



開而標榜互樹其足為世道病亦不少矣 今上好  
學右文赫然下 詔罷私塾而遣生徒夫其罷私塾  
也謂宜歸之於學校也其遣生徒也謂宜專之於師  
儒也蓋將渙私羣而同文軌崇實學而抑虛談其本  
指若此而昧者輒呶呶焉動其喙懦者亦遂俵俵焉  
失所之其不大謬矣哉涇之俗號近古其士大夫彬  
彬多賢者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士所賴以  
講明先王之道者學宮耳而克明適為師儒之官向  
之羣然於水西者有不羣然於克明之門乎克明之  
師曰劉魯橋先生今為國子博士蓋於陽明子之學  
有深契焉者而涇士之所學大率與麻城同宗茲以  
往吾意克明必能以所聞迪諸士諸士亦必以所聞  
進於克明是數與學相長者也豈惟涇士之幸已哉  
異日者四方聞之必將曰涇之私塾廢而學校頓興  
如此又將曰麻城之學不為空言而見之行事者如  
此 聖天子振起斯文之盛美益以光顯洙泗濂洛  
以來相承之學脉益以不替庶幾哉斯行也勉矣克  
明其毋以司訓為卑官哉

贈王學博序

近世以道學鳴於時者澗之東曰錢王二先生澗之西曰一庵唐先生錢王之說大氏續述文成務培本根而芟枝葉余既聞其槩矣吳中人士嘗為余言唐先生之學卓然有以自信而左繩右準不越尺寸庶幾乎躬行君子余輒嚮往焉恨生之晚不及一見之也頃歲歸越乃得見其高第弟子憶素王君云王君力學而好修守其師傳而身體之不苟言不妄取其司訓於剡也以身為範以禮為鵠策其惰而扶其顛士欣欣愛而敬之臺使者數移檄加褒矣余方廬居王君往來稽山必造余相與析疑義擢今古間嘗示以太極通書述解昭然若發蒙也王君之篤行如彼其深詣又如此唐先生之門如王君者復幾人哉今夫良知無是無非良知知是知非此文成宗旨也良知人人所有而致之為難致之云者豈徒飾空言騁虛見恍惚想像而遂可謂頓悟哉知其是未必為知其非未必不為良知於我何有矣余懼夫學者徒言知而不求其良也徒言良知而不求其致也世有忠

信蕪潔以自砥厲者乎無論其學余誠願為之執鞭  
况學如唐先生者余不及見而得交於王君以私淑  
其教顧不為大幸矣哉剡巖邑也其俗淳龐其士多  
好學而砥行若海門周主政丹泉袁隱君輩皆師友  
王君者王君遷義烏諭將行諸君子不忍其去徵言  
於余余方讀禮有文戒乃於王君有不容默者姑述  
其學之所自以詒之不足言文也

記十一首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今天下學宮輒壞輒修修必有記蓋古今造士之制  
與夫仁義禮樂之譚章章較著矣是歲戊寅春山陰  
劉侯尚志病學宮之蕪廢而重新之已又置學田若  
千畝以贍其師弟子值時操急節縮區畫者再踰年  
而始就侯之為政知所先務而不憚其難如此博士  
傳君某李君某黃君某相率詣予請為記勒侯之績  
且以勗多士予不敏夫何言哉予獨慨夫學宮之蕪  
廢者可以振之而復新若夫教化之日弛士習之日  
壞則孰為振之而新之也蓋予不及見古人之盛即

所及見數十年之前其師猶儼然日南嚮以詔訓約束其弟子其弟子猶俛然摠衣執經史以拜起揖遜於函丈之間郡縣之庭非有沉抑不得已之寃不遽入即入猶面赤流汗將進而趨起其或隳其廉隅恣睢以自遂則群起而非之至無所容蓋教化尚存而士務蹈方履潔庶幾有古人之遺焉距今時固近耳何相去漸遠哉今夫章縫之士扼腕而太息抵掌而巷議孰不曰鄉舉里選之制不行故好修者無以自効而氣益沮科目之所取詞章已耳故士徒驚于記誦剝綴而學益浮是又不然夫選舉之制廢久矣然士不患時之不我求患無以應時之求藉令國家舉行故典一旦下徵辟之令諸士試自審其可以當德行藝術之選者誰歟其可以應孝廉賢良方正之科者誰歟語曰羨魚莫若結網蓋言豫也諸士豈將有所待而始卒辦襲取以應之邪科目之設固止于詞章矣然經史所陳皆操行之楷模師古之龜鑑國家以此造士固將使之目擊而心惟口誦而身蹈之處以飭躬出以經世斯取士於學之初意也吾邑

往哲奮自科目者磊磊可指數無論古昔且以近者言之忠烈若陳公性善儉素若司馬公恂剛方若王公鑑之恬退若陳公壯清峻若費公愚力學若蔡公宗亮耿介若汪公應軫之數公者即以當前代德行之選賢良方正之科無愧矣若是則科目豈能壞人耶士自壞耳故士誠自砥礪即科目猶之乎選舉也不然選舉行而徑竇開其弊不有甚于科目者乎夫芝蘭不擇地而芳傑士不待時而奮矧今 聖天子日臨講幄示天下以 之路羣有司務興學校以後為羞諸士幸而當其時忍自負之乎繼自今爭相濯磨卓然記誦剝綴之外步趨古人日親師友以求益敦禮讓而惜名檢毋自屈辱於郡縣之庭使士習與學宮而並新用彰一時教化之美他日出而肩荷當世建樹彪炳即稽山之靈亦與有光焉豈非劉侯與諸博士惓惓之意歟予不敏且拭目以俟之

修復朱文公祠記

有宋朱文公先生以常平使者至吾越僅數月而講學敷政士若民交德之始為祠祀於稽山既又為紫

陽書院元人吳衍記之詳已歲久且圯嘉靖初太守  
渭南南侯重新之祠之後為尊經閣則文成王先生  
記之海內之所傳誦者也頃年執政以新法罷諸書  
院盡墮斥其所有於是稽山祠亦在罷中承斥者為  
邑人吳伯氏其弟大司馬時為侍郎數過余腕頓曰  
他祠可毀文公祠可毀耶第主者方銳甚不可撓吾  
已報伯氏令完屋與像待之矣久之某以使行而同  
年友戶部郎中蕭侯出知吾郡侯涇產也舊嘗學於  
水西而卓然有聲者司馬公曰可矣遂以屬侯侯既  
至會司馬公亦謝事歸而某又還自楚得繆相從史  
乃以狀白兩臺兩臺謂司馬衛道誼甚高又謂侯初  
視郡能知所先亟嘉可之侯復以原直歸司馬役遂  
舉首新文公祠次尊經閣又以其餘屋五楹曰仕學  
所時時以政暇集諸生講肄其中工既竟謂某與聞  
始末宜有記且曰額則不復以書院以祠矣某喟然  
嘆曰嗟乎道之廢興果盡係於天哉方其將廢也苟  
有其人調護於其間則不至於大壞而不可振及其  
將興也苟無其人焉亟為之圖拘孿於已事玩愒於

歲時時既易失跡益易泯然則其人之所係蓋甚重矣雖然祠之興也匪直崇賢抑以倡學也夫興祠易興學難興學易學而會于一難祠興矣儻學於其地者周孔其譚而蹻跬其行又或出口入耳漫焉無當于身心辟之百工日居其肆而皆窳不事事其若主人之意何且祠以祀文公也而文成之記尊經乃其指稍別世之論者曰文公之學篤於行不知外心無以為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外行無以為心是惟善學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為朱為王雖途徑不同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不然百工各挾其藝務以相角而不務相濟又豈主人之心哉某既幸道之將興而又懼學者之急且惑故申告之若此司馬公名允郡侯名良榦前所謂其人者也而同知季名某通判楊名某推官陳名某山陰知縣張名某皆共贊厥成者於法得書書之

秋遊記

予與定宇鄧子告假還相後先尋丁家嚴之變亦如之契濶者五載矣是歲丁丑春定宇服除秋八月將

北上既發以太夫人不與俱輒賸焉懷歸閏八月望抵錢塘走价要予曰予念母病復舉歸志決矣自三衢而下意特在山陰也子且西渡偕我窮吳山之勝而後放耶溪之棹可乎予聞定宇至喜欲狂方為仲兒畢婚冗甚盡却之十六日晚遂行過龍溪宅約與偕翁遣使要會次日午予渡江會定宇於舟中撫今道徃悲喜交集已而交質年來所得予羨定宇神益凝定宇謂予氣稍平也是晚同至天真謁陽明先生像與僧性天及諸友一二輦露坐中庭值微雨乃下歸僧房對榻而卧十八日覓筍輿度慈雲嶺入淨慈寺觀五百羅漢像出寺拜高文端公墓墓所舊為藕花僧屋今廢矣因述徃時有卓小仙者嘗造僧所呼曰十九年後非復藕花居也屈指文端公墓期歲月不與人死物之成虧其信有數邪已過法相寺觀定光佛幻身午至龍井寺聽葦航講楞嚴經飯已觀龍井有石插山椒如一片雲因名以雨不及登至飛來峯定宇登其巔予以足瘍坐洞中以待天且黑定宇步入菴蒼中不見令輿人呼之良久乃下入靈



隱訪李岫屨遂假宿焉定宇與岫屨語甚洽因謂曰  
人言子道家者流子固戴髮僧邪岫屨撫掌大笑曰  
知我知我十九日微雨出山歷九里松至玉泉觀金  
魚拜岳武穆墓上寶石山坐天然圖畫閣中午飯已  
定宇上窮石洞予復坐山門以待杭守吳蘊庵來迓  
乃至昭慶登湖舫赴酌謁四賢祠拜林和靖墓坐放  
鶴亭問和靖所植梅因歎曩昔名園異卉競豪侈于  
一時者何可勝數而和靖眇然布衣耳乃其敗蘂枯  
株千百載而下猶為人所景仰愛惜如此齊景之富  
不如伯夷之貧信哉已乃登馬氏飛雲樓小酌過孤  
山拜陸宣公祠又過俞尚書莊觀古木香亭及石間  
老梅蟠結如螭虬木與石莫可辨竒甚移舟泊湖心  
亭立飲是日陰晴相半水光接天冷然四望神遊塵  
表蘊菴與予二人頗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之意省  
中諸公邀會累日矣定宇歆毋入城予謂諸公請見  
意甚勤一見即辭未為多事定宇首可遂各散歸二  
十日相與入城了酬應午後至雲居菴觀中峯和尚  
像甚魁梧次及遺履長可尺五住僧云師身長九尺

亦異人哉定宇曰子觀中峯廣錄乎非異人不能道也。是晚中丞徐鳳竹公邀飯赴之。公孳孳以民間利病為問。予與定宇互陳所見。無隱大約謂一條鞭之法。江湖間率稱便。有言不便者必非公言。又言縣家之公費宜令舒展。士夫之優免宜從厚。驛傳之裁損不宜太過。凡此皆所以維持條鞭之法而使之不變為小民長久慮也。公並欣納。不以予二人為狂漏。下二鼓各就寓。則聞龍溪翁已至金波園矣。同年越郡推陳如岡候于湖上。約為烟霞石屋主人。遂相携登舟。泊淨慈寺堤下。肩輿行數里。至石屋坐洞中小酌。登八僊臺。蓋歛賈所築。如羣兒壘石為戲。可笑已。而入烟霞觀。水樂洞。水自懸崖滴瀝而下。作鏗鉤聲。輿人以暝趣歸。遂不及登烟霞之巔。歸宿于天真。二日龍溪翁以事留金波園。約再會于蘭亭。予與定宇渡江。定宇挾醫者鄧濟泉與偕。至西陵。微服行過蕭山。入山陰道中。問錢清古跡。夜半泊南城下。人無覺者。次日昧爽。易小舟。造予敝廬。拜老母。呼二弟及癡兒稚孫。皆羅拜庭下。登壽芝樓。指點湖山之槩。尋

出城至鏡波館登流霞閣已而放舟探禹穴觀窆石  
入南鎮觀水簾旋歸舟中是夜移舟泊南池步二十  
四日入天衣觀先大父墓遠出天柱峯下拜先大夫  
墓午後踰嶺入雲門坐看竹樓晚秉炬觀六字碑予  
誦刺高宗詩定宇曰高宗不識忠孝字而傳忠廣孝  
之碑乃勒於此何為也哉已而入大殿借遊方諸衲  
趺坐良久予吟唐人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  
作卧龍定宇憮然二十五日定宇將登秦望從者阻  
以雨定宇曰獨不聞山色朦朧雨亦竒邪竟賈勇以  
往窮其巔時予又不能從而泛行沙彌蠢甚四顧蒼  
茫詰山名多不能對既下午矣出謝墅登舟昏黑至  
龍南菴龍溪翁及羅康洲子俱如約來會遂同宿于  
禪堂萬籟俱寂形骸盡掃渾是羲皇境界翁極論良  
知之旨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良知無是無非良知  
知是知非如鏡之於物鏡體本空而妍媸自無不照  
若以照為明何異執指為月種種分別去道遠矣其  
說甚長定宇深相契予與康洲子亦無所逆但平生  
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似未悟者悟與

修分兩途終未能解翁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  
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  
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在  
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且如齊宣王既好貨又好  
色好鬪自世人觀之將目為無賴孟子獨惓惓不忍  
舍去何哉只是他肯信口直陳已病無一毫掩藏即  
此一念克拓便是改過不吝故曰王猶足用為善定  
字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為其覺而能改也非謂其冥  
然不顧而執之以為是也辟人有腹心之疾其症既  
形且直陳於醫者無諱矣從而任醫亟治投之藥石  
可也若病已形而不治藥石在前而不用則亦何救  
于死亡也哉齊宣之終于不振正類此吾儕所當自  
警也語至夜半各就寢定字復與翁密語大意謂人  
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  
翁又極論自得之旨具龍南夜話有頃東方白矣翁  
治具入蘭亭時曲水古蹟新甃上覆以亭遂各占一  
席浮羽觴數轉復冒雨行三里許歷花街為陽明先  
生墓摠衣展謁愴焉興感已乃返舟中郡邑諸公遣

人物色數日且責及偵者定宇乃移舟泊蓬萊驛期  
詰旦相會二十七日諸公次第出訪康洲治具遊三  
江間如岡與偕因相與歎曰揚州田為下下在禹時  
尚然今四境多沃壤矣微湯侯其曷有此然風濤衝  
激日異月殊所賴以修補潤色俾垂永久者非當事  
諸公責邪如岡唯唯夜半返驛中如岡復張宴既徹  
鼓四下矣諸公並別去予送定宇舟行促膝劇談竟  
不成寐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云云得無  
駭世人之聽邪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

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妄謂此體真  
無而實有天不得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  
而發為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楞嚴經  
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  
之一切幻相皆是真如而况於天地乎哉定宇曰學  
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予因扣定宇相別許  
久子視我宿病稍除不定宇曰子可謂能治病者然  
病根終在且於應感時或失照畢竟意念尚紛紜工  
夫有間斷湏如龍之護珠鷄之抱卵眼眼相對念念

不離則真機在我常寂而常照寧復有間斷時邪予  
聞之為惕然敬書諸紳次早抵西陵予初擬別于富  
春以家累弗果遂別于江滸定宇登舟予立堤上望  
之帆影漸沒乃悵然而返嗟乎予平生於家庭分別  
未嘗墮淚今獨何為依依於定宇哉定宇內皎而外  
融守密而識遠予實心師之非徒友也以予之頑劣  
所賴於定宇之潛消顯喻者何可具述辟如病者得  
良藥以却病其功效唯病者自知之有難舉似人者  
數年之懷千里之會乃卒卒半月遽復解携此何能  
為情哉將別定宇謂昔念菴子三遊有記獨無秋遊  
耳當時龍溪翁固在會論辯甚詳距今二十餘年翁  
且八十矣而吾儕猶得從杖屨嘯歌于吳山越水間  
日聞所未聞豈非勝事子必記之名曰秋遊予曰諾  
遂書之嗟乎予未足數也百世而後視定宇於念菴  
子為何如也哉

義塚記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為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即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事於客徙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為多多矣而歆一一瘞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為少會稽白子某者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盍冢諸然冢必自吾鄉與吾邑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連宇齊化門外之某里飭而冢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既竟白子與十老者以予嘗與聞之遂以記請予蓋嘗讀周禮冢人而疑冢人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胔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為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

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冢以澤諸殤冢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若此也公冢而窮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署碑仍其公曰義冢他若冢多羨地與舍可息以需葬故所規特備且久而尤善者隔女冢以別嫌籍地舍凡幾何工始末何月日首者十老從者三百人課工者幾人何姓名籍貫之等系姓名下多寡凡幾何等籍且圖之具碑陰

東遊記

歲庚午春三月陽和張子挾策北上遇海南黃子于維揚聯舟行旬日相與甚懽黃子曰予茲行將謁孔林登泰山盡遊諸勝而反張子曰是予素志也願偕往焉二十有六日癸巳自濟寧登陸趨曲阜詰旦詣宣聖廟稽首庭下恍若瞻對既而徧觀宗廟之美弘敞壯麗足稱聖人之居蓋我明崇禮之盛視先代有加焉庭之前有夫子手植檜尚存其榦不朽不僵扣之作金石聲按碑記云檜之榮枯視世運盛衰



高皇帝龍興時忽發一枝榮茂者數十年其亦靈異  
矣哉孔廟之東半里許為顏子祠故陋巷里也有陋  
巷井泉冽而甘飲之一瓢欣然忘憂獨恨顏氏子不  
復作也出北門一里許為周公廟敞宇頽垣不蔽風  
雨夫周公在當時吾夫子所夢見之者也而千百世  
之後人之祠而祀之其隆若彼其替若此謂夫子垂  
教萬世而賢於堯舜於此亦足徵矣又數里為孔林  
宣聖之墓在焉周圍可二十頃嘉樹錯陳麋鹿嬉遊  
其間咸若自得者亦有子貢手植楷墓側有廬子貢  
所廬也林距泰山百五十里泗水環其後洙水縈其  
前九山其障而泰山其祖也名山大川鍾毓靈秀素  
王億萬載與天罔極豈偶然哉於是涉泗水越濁河  
抵泰山之麓肩輿而上逶迤二十里當山之半宋真  
宗嘗駐蹕于此為御帳巖旁有大夫松僅存其二矣  
黃子曰甘棠勿伐思召公也是松也則奚宜存哉張  
子曰當秦政時諸大夫皆澆忍取容或反助虐焉獨  
此數君子挺然不屈默然守玄不為出一計畫一策  
爵而不有祿而不食卒以免禍謂秦之庶靖正直大

夫非耶則千載而下人猶愛而衛之與甘棠埒宜也  
由巖而上出龍口陟十八盤山益陡峻如躡丹梯凌  
霄漢還睇平野奚啻萬丈又上則為天門稍復夷坦  
山顛有碑曰孔子小天下處乃舍車而徒升其巔徘徊  
四望俯視八荒誠不知天地之大吾二人之小也  
始皇封禪碑亦在其處乃無一字可讀其右為日觀  
峯遙望東海渺在烟霧中將遂宿焉以觀海日之上  
而山高風烈不能久留詢之守者云春夏雲霾日升  
多不可見乃齋興而止夫他日秋高氣清庶幾一

快觀也峯之前為捨身巖深窅不可測愚夫匹婦往  
往捨身供佛湏臾立死佛卒無救教化不明而邪道  
惑人乃至此良可慨已是晚返宿于山麓舊聞靈巖  
之勝心甚慕之乃遶出泰山之右踰長城嶺遊于靈  
巖在四山之中草木蓊鬱果與塵境迥別唐太宗東  
征嘗留月餘手書御書閣三字寺僧尚珍收之其他  
竒蹟有若靈光石雙鶴泉魯班洞覽畢而暮明日戊  
戌為四月朔步入靈巖最高處攀蘿而行一里許為  
甘露泉有亭其上主僧蔬酒以待坐飲數酌復取泉

啜之名以甘露甚稱又上里許為石室絕幽勝禪僧  
數輩棲止其間相對而坐便欲忘去左有泉冽右行  
數十步為白雲洞寬可容數人時出白雲能致雨又  
上里許出是山絕巘為證明龕一道士居之辟烟火  
者數年矣出黃精啖二子二子欲泛之長往而未能  
也道士贈以詩曰修真何必入深山要識無心即大  
還一切機關都遣却許君平地作神仙二子笑而受  
之遂辭去是行也往返旬日而遊於聖人之門登於  
岱觀於海翱翔於洞天福地歷覽古今蝌蚪篆隸之  
跡比平生之所欲往而夢寐見之者一旦身履其境  
而目擊其盛收山川景物之奇而歸之肺腑可不謂  
勝遊耶矧當清和之候偕同心之侶無所羈於外無  
所營於中寥然廓然獨與造化遊而萬物順則又二  
子之所獨得而同遊者莫能窺也黃子延陵逸士長  
於詩對景揮毫述作甚富張子不能贊一詞也反而  
登舟聊叙其事而記之

遊赤壁記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黃臆舟

而望赤壁恨弗及登也姑咏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五年為萬曆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既抵黃驩阻風雨同年友別駕陸子張具赤壁邀予遊予曰固所願也矧風車雨隊又挾使君指見留矣是日為臘月望乃造郡署登雪堂及竹樓凭闌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輒不忍去已而出漢川門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志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是然予諦詢之郡之隔江為武昌有山曰樊山湖口樊湖湖之下為樊口長公之賦殆必有據予又循江而行徃徃見石磯類多赤色意者當時千里舳艫頃刻煨燼即嘉魚黃岡之間其為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也由堂而西躡石磴而下為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舊傳毛寶於此放龜好事者鑿石以識磯上為亭舊題水月予遂易之曰放龜由堂而北陟石磴而上為樓二層最上者舊題羨江予易以何羨顧謂陸子曰夫有所羨於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千里一瞬萬古一息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羨之有

陸子視予而笑亡所遂亟呼酒滿引數觥並暢然適有饋生鯉者長可二尺方鼓鬣搖尾庖人遽請烹之予亟止之曰昔人放龜今獨不可放鯉乎乃畜以盆水携至石龜所手放之跳躍而逝衆並歡動徐還飲於堂中命伶人為赤壁之戲竟夕而散陸子曰予嚮也謫居益津一夕夢長公角巾野服來過歷歷道其生平顛踣困頓之狀以相慰藉已而相持哭失聲以寤未浹旬報至則量移黃州矣事誠有不偶然者子其為我題夢坡之館且記今日之遊可乎予曰昔長公以近臣謫居於黃時宰方擠而投之苦海而公視之一以為仙都一以為淨土赤壁之下江渚之上嘲風月而弄波濤何其達也而賦之終篇卒以林臯之夢為喻意若曰浮生第一夢耳今子以銓部即左遷而至於此而疇昔之兆公實先之可不謂有意於子哉且夫升沉得喪何常之有彼亦一夢也此亦一夢也今日之遊亦夢也既夢之而又題之而又記之是夢而又憶其夢也莊生有言世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予謂知此為大夢也者則可謂大覺也已矣陸

子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而後乃遽然覺也雖然今日之遊樂矣即夢也烏可無記遂記之

岳麓同遊記

海內以書院名者無慮千百所頃歲一時並廢矣岳麓所從來最古故得與白鹿石鼓幸存亦賴有賢者調維其間爾癸未首春六日子使長沙禮既成同年友李子性甫以副臬鎮茲土邀予為嶽麓遊會有事遲遲行既渡既日已過午顧從陰翳中驟見日光喜甚抵岸行里許入書院登尊經閣揖六君子祠六君子皆於書院有勞者也其左為宣聖殿先是就地性甫始新之將以是月釋奠告厥成適予至遂皆行焉由殿而上為朱張兩先生祠志稱晦翁以乾道三年訪南軒於岳麓凡留兩月乃去其後若干年再官湖南更新書院當時明道作人之意至今可想也寥寥數百年其人既亡又將并其地而幾于不守予與性甫拜祠下憮然久之時三學博士弟子員皆在性甫謂予宜有言以迪多士予不敢辭則謂諸生曰夫是

山也非衡嶽之麓乎衡嶽之高萬丈祝融其巔也不

陟其巔無以見其大然世未有舍麓而趨巔者循其  
麓而升毋躐毋畫徐行而不休即萬丈可立躋矣今  
夫聖人之道其高也豈特祝融哉然而希聖者有要  
焉自志學而至於泛心自可欲之善而至於不可知  
之神此鄒魯之明訓也夫曰志曰善人皆有之勿思  
耳孰謂祝融必不可登哉諸生各聳聽有省因問朱  
陸之辨予曰入聖之門有頓有漸求之於心性者是  
謂頓門簡而易求之於事物者是謂漸門支而難辟  
之麓一也有在衡山境者有在長沙境者在衡境者  
必遵安寶歷開雲寅而升申而躋祝融矣若履長沙  
而問祝融其徑迂其途阻將經旬累月而莫能至焉  
此頓漸之分也朱子晚年不既有定論乎諸生唯唯  
已乃下憇及泉游息二亭飯於尊經閣日且暝遂尋  
舊渡入城明日為人日晨起謁屈賈二公祠輒渡江  
再遊岳麓將窮其勝性甫後至諸生聞而來者十數  
輩後先相導引由閣而上為高明亭壁間有先大夫  
督學時所書大學經文本刻幾朽敬重新之又上為  
翠微亭視高明所見益遠遂相與席地坐諸生有歌

陽明詩者衆屬而和之林谷響應陶陶然樂也又上里許為神禹碑碑故在岫嶺山榛莽中事嚴跡閔歷世罕覩昌黎氏所謂拳糾倒薤泊鳳漂鸞云者第述道人口語固未嘗親見也宋人何子一始泛樵者詢得之摹刻於此其後埋沒又四百年至我明嘉靖間始復大顯蓋昌黎氏所未及見至于咨嗟涕洟形之歌咏者吾儕一旦目擊之不啻周宣石鼓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碑左數步有石林予謂碑宜移嵌峭壁中上累以石庶垂永久性甫領之其旁方廣數丈是為嶽麓之巔徘徊四顧諸峯遠近纍纍若兄弟行群繞祝融若兒孫然又折而左山伏忽起一峯如釜上有拜岳石前為小菴自菴而下為嶽麓寺寺後磴道盤旋里許為金道士禁足處道士言修真之要在識先天心心如赤子則事事合金丹矣予與性甫有味其言而佩之已復循磴道下遠出寺門不暇入迂書院小酌則日又暝矣亟呼渡歸夜靜江空星月皎潔與澄波相映輕舟蕩漾無異乘槎性甫謂楚天多雨冬春之交常陰陰半月矣乃兩日來晴暉朗月川



嶽增麗天若啓之以佐吾二人之遊者又明日予且  
行性甫又率諸生送於陶真祠童子習歌者濟濟而  
至予為嶽麓吟四章以勉諸生輒命童子歌之性甫  
又一為講說大都以立志為善之指誨導之無甚  
高論諸生色勃勃鼓動日既西予乃別性甫曰今茲  
之遊不徒玩光景恣吟眺蓋自朱張而後不數數見  
矣是宜有記予曰諾行抵邵陽記始就以寄性甫俾  
削而刻之

### 遊南嶽記

今天下名山必首稱曰五嶽四鎮予家會稽南鎮之  
下每思一登南嶽則南方諸巖壑可培塿視之矣歲  
癸未正月戊寅使武岡事竣將趨武陵取道衡陽世  
陽距南嶽百里而近分治衡永二大夫四明管君世  
臣內江馬君君御久遲予至將為七十二峯主人予  
固辭之謂獨徃便二大夫曰此中回雁石鼓皆南嶽  
之支七十二峯此其二也無已請為兩峯主人可乎  
乃以己卯踰城而南飲於鴈峯寺峯不甚高而坐以  
望嶽則諸峯隱映雲表舊傳鴈至衡陽不復南去故

以名峯然今榔桂間固有鴈或曰峯勢如鴈翅之回  
 故名庚辰又踰城而北遊於石鼓山形如鼓屹立于  
 蒸湘二水間水經言臨蒸有石鼓鳴則有兵疑即指  
 此而書院則唐隱士李寬讀書處也前為孔子燕居  
 其後為三賢祠昌黎自山陽徙官江陵嘗過此留題  
 而朱張兩先生聚會於此最久今所在書院盡廢而  
 此與嶽麓並存則三先生有靈也展謁祠下且慨之  
 且幸之又其後為合江亭蒸湘二水至此始合而東  
 注湘水清蒸水濁若涇渭然既合則綠淨一色有如  
 小人遇君子久而能自洗滌以泛之者亭有碑刻昌  
 黎詩南軒所書也日既晡予乃別而登舟泛湘江順  
 流而下亭已達衡山縣壬午自縣陸行長松夾道凡  
 三十里乃抵嶽廟釋奠已徐覽廟境旁兩齋舍曰雲  
 開曰雪霽蓋用三先生故事廟枕朱明峯其上為華  
 巖峯而赤帝集賢諸峯悉環衛如擁屏障元世祖嘗  
 感異兆謂朱明峯有王氣命斷其脉為深塹迨高  
 皇帝龍興氏與國號竟符朱明之讖此可與宋檢  
 點事並傳而志不載且朱明之脉當令綿綿延延與

天地同長久而可斷乎二大夫方用堪輿家言塞土  
平塹以續之甚盛舉也由廟登祝融可三十里乃曳  
籃輿易野服携一青竹杖挾兩僧為導盡屏騶泛遠  
廟而北過胡文定公祠入拜焉其左為甘泉書院今  
改為公署憶昔甘泉翁踰九十來遊且營菟裘焉豈  
非南嶽偉談而忍廢之不仁哉復由中路躋崖而升  
有峯如覆釜僧曰此華嚴之巔也其右澗道下垂飛  
泉噴薄注射成潭名曰絡絲聲與形舉相類過此路  
更就下稍平而亂石蹲踞如虎豹群水激石間益淙  
淙聒耳溪轉路絕有玉板橋踰橋而南屢峻屢平上  
下數里有迎仙橋自此山益陡險輿人顧反呼躍而  
上予憫之輒下步攀緣旋轉凡千數百級為祝高峯  
坐半山亭小憇僧歷歷指曰此為香爐此為天柱此  
為石廩此為紫蓋高者齊肩卑者乃在舄下然仰睇  
祝融纜當其腰耳又上半里許鐵佛菴僧來供茶且  
曰菴在路岐明日下南臺經之又上數里歷丹霞湘  
南二寺而湘南特勝其右有貫道泉自巖下湧出湘  
南以上竹樹蒼鬱雖踰峻嶺如入幽谷石或為木根

所破松或將化為石者徃徃見之時雲霧濛濛似雨  
非雨寒風凍雪飄綴枝葉間盡成玉樹又里許踰北  
斗嶺右轉數十步有石如舸橫度兩崖名飛石舸度  
崖而入有講經石並竒復還舊徑路稍夷而樹益蒙  
茸聳拔霧益濃咫尺莫辨既至上封則暝矣夜宿寺  
中烈風怒號助以泉聲驚人達旦五更起擁裘引炬  
上望日臺觀日霧四塞渺無所見予曩時再登泰山  
坐日觀嘗一見之赤輪湧出之狀至今可想人世竒  
觀固不可數數遇也已乃由寺後陟級而上半里許  
謁祝融君祠祠北嚮諸峯羅列其下當靉靄中露頂  
伸臂態狀益竒詭俯仰六合如混沌未分灑灑一氣  
爾說者謂七十二君登封弗及僻處炎方崇禮未廣  
以是為祝融君斬之予獨不然夫登封之說肇自叔  
季飾侈叢怨神莫之止岱宗巍巍玉女憑之滋惑竭  
膏神莫之禁是兩者祝融君皆無有也謂之正直之  
神非邪祠側有太陽泉接以石溝延數百丈引注僧  
庖又由峯右而下觀會仙橋僧掖予行冰崖雪磴中  
路甚險滑崖石欹疊勢歆崩墮如是里許橋駕絕壑

下臨千仞試立橋上無不魂悸膽落者僧曰此古青  
 玉壇羣仙所栖也夜深籟寂時時聞絲竹聲橋旁有  
 試心石突出崖畔尤極險以此試心自謂全未全未  
 乃還上封飯已出寺左半里許為觀音巖僧楚石所  
 開亦曰楚石巖其左為玄明洞寺潔而幽其徒頗好  
 事壁間題刻幾滿又數里則由南路過鐵佛菴即又  
 過堯率菴菴在烟霞峯下有石洞洞中牀几皆具刻  
 曰懶殘洞蓋後人所標予按鄴侯遇懶殘所乃在烟  
 霞最深處古大明寺去此尚二十里未能輒往而菴  
 中飛泉屈曲竹修林茂蘭亭莫及坐而悅之僧如濟  
 方建一體塔乞予銘且止予宿遂宿于習懶山閣留  
 題焉夜聞雨聲滴瀝檐瓦間及旦視之則飛泉溜雪  
 也是日為二月甲申朔自堯率而下過祝先菴踰祝  
 先堯率二橋陟鷄公巖屢越危嶺凡數里出獅子峯  
 側入福嚴寺謁鄴侯祠又轉半里許憇南臺寺南臺  
 為嶽中名刹紫虛閣址故存獅子巖尚可坐而率中  
 與菜和尚今無其人僧言自此度西嶺循天柱可達  
 方廣甚近而輿人以路久塞辭予弗之強乃復由大

路下退道坡凡百餘級皆一石儼如天梯予易其名曰進道坡大書刻之其旁有金牛跡飛來石然不甚奇又遠出集賢峯訪集賢書院亦鞠為荒草矣還至嶽廟時尚未午遂決策為方廣之遊由廟後折而右遠山麓路殊平坦然澄溪壘障漸入漸佳十里許復陟坡嶺又數里為須彌廢寺一老僧方營構之須彌而上嶺益峻泉益駛石益槎牙詭怪萬狀水蒲石竹叢生涯際青翠逼人時天氣尚寒山桃半吐間以白梅恍異人境凡十數里躋危躡險殊不自覺至一木橋雙澗交瀉其下兩山互抱中為清江菴舊址方廣道中此為最勝予佇立橋上良久乃去踰分水嶼復就平坦遙望諸峯簇簇如蓮花瓣方廣寺居其中如擁蓮座屢渡溪橋乃入寺宋徽宗書天下名山懸大殿其右為嘉會堂入謁朱張二先生次韻寓懷已宿于東舍夜雪撲窓櫺有聲曉起輒霽然萬山皆白矣予又自念以山水之癖而煩僕夫赤足蹈冰雪得非罪過則屢沽酒作炊飲食之旋出寺觀惠海尊者補衲洗衣二石蓋方廣之勝與道中所見又倍蓰矣已

乃反由故途日光漸露歸嶽廟飯已將還舟次僧言  
朱陵洞在道旁遂復往焉由廟東北行數里有峯昂  
而銳僧曰此紫蓋峯也志稱七十二峯皆環拱祝融  
獨此峯與之爭雄掉頭北去今視之信然洞在峯之  
足然躋攀崖壁而上已里許方至刻曰朱陵太虛洞  
天蓋道家所謂第三洞天也峽間瀑布自天而下寒  
竦毛骨予意踰峽而進必更有異而莫為破荒者其  
旁巨石率可趺卧宋元人多題刻其上而水中一石  
如砥則冲退醉石也第不知冲退謂何許人已乃下  
循坡阪行數里許漸昏黑呼燎未至而林莽中如四  
炬炯炯而來與人駭曰此兩虎也結隊疾趨虎亦竟  
去既到舟中時已二鼓予為南嶽之遊自曩探嶽麓  
始既而跨回鴈摩娑石鼓出岫屨入衡山高若祝融  
幽若方廣名祠古刹危崖陰洞怪石好泉皆周覽而  
遍賞之雖七十二峯未能盡歷然思過半矣顧予屐  
齒所到觸景輒書質之舊記稍有亥豕蓋途徑非一  
見聞互異如此嗟夫天下事類是者多矣乃欲舉一  
隅以律四方據所聞而槩所見其可乎哉因併及之

以為世喻

遊武當山記

山以武當名者謂必玄武乃是當之也然在往代固不甚顯迨我明興始崇以太嶽玄嶽之號巍然冠五嶽矣山之上下為宮者八大和最高玉虛最大淨樂遇真次之而迎恩最小五龍南巖紫霄並奇而五龍最幽蓋地亘八百里峯環七十二鬱盤奇詭既不屬馳道如砥飛虹架壑檜栢松杉周遭森列合抱參霄莫詰年歲此雖未央甘泉長楊上林亦不過是豈域內諸名山可得而髣髴者哉余以二月甲申朔自衡山下來既抵襄陽則使事畢矣乃以戊申渡漢江歷樊穀趨石華遊萬佛洞時旦暮阻雪行三日乃達界山界山者介於鄖襄之間山龍從蜿蜒為游旅之所必經左數里有太始觀凡禮武當者必自此始也辛亥發界山雲忽開日色杲杲徙倚觀中望天柱諸峯歷歷可指數亭午飯清微館造沐浴堂沐已登山循玄嶽坊入遇真宮觀張玄玄遺像及杖笠諸物由



遇真而右排仙關歷元和觀凡為橋者五入玉虛宮  
宮亦玄玄結廬故址當宮未鼎建時玄玄蓋預知之  
故宮製視他宮特宏偉凡為楹二千有奇晚宿方丈  
天未曙衆誦佛而升者如沸海潮余亦起盥櫛入殿  
展謁殿中所懸石磬銅鼓云出瘞中磬為魚形鱗甲  
宛然色如碧玉擊之聲清以越銅鼓則諸葛所製殿  
之西塢為仙衣亭玄玄昔嘗授衣者也亭後壘磚為  
仙室北為樓以望仙由玉虛西行里許為仙桃觀其  
旁為八仙臺尋出西天門澗水滄湛為蓮花池覆橋  
其上而亭之為華陽亭又數里至蒿口茅屋駢連牛  
羊蔽野自成村落踰蒿口橋為五龍行宮遶出宮後  
躡茅埠峯而上漸陟陡峻然亦時值夷坦清溪怪石  
參錯左右鬼柳半枯菌蠢槎牙如老蘇所稱木假山  
者彌望皆是嶺益峻處遙矚太和積雪如畫金殿微  
露於白玉堆中日光射之閃閃欲動行十餘里歷連  
三坡復折而下漸下漸幽樹益密石益竒又里許為  
仁威觀觀當四山之奧炎喧渺隔別是一天由觀而  
西復陟坡陀可五里道左數十步有隱仙巖巖敞如

軒可布數席為關尹子修道處一名尹喜巖前有垂  
 栢大二十圍云是仙植又數里度磨鍼澗上為老姥  
 祠玄帝悟神女鍼杵之喻於此祠逼五龍石磴九曲  
 紆折而上為福地門門之內夾以丹垣亦九曲過榔  
 梅臺轉入大殿殿製如玉虛而基獨聳前後為階九  
 層以象九重殿前有天地二池方圓互異左右有五  
 龍井右廡有日月二池如連環金鱗浮泳池水盡赤  
 殿之左復為支殿藏玄帝玉像殿之右一小峯突起  
 為起聖臺與太和南巖相對北折而上里許為自然  
 菴菴高而邃仙人房長鬚田蓑衣之流踵居之今有  
 銅像及成祖所賜李道士勅衲並存菴前有池不  
 甚廣而水色如瀟湘綠淨可愛由菴而上為五龍絕  
 頂亦有靈池時見神物作雲雨蓋五炁龍君神寓之  
 所又循菴而下南行二里許為誦經臺陳希夷於此  
 遇五炁龍君授以蟄法遂歸華山又直下為凌虛巖  
 唐孫思邈及希夷皆嘗居焉是夜飛霰擊窓旦乃大  
 霽復由九曲道出五龍循右脅及其址佶屈下千百  
 級如墜九淵旁臨絕澗水淙淙有聲而樹木蒙翳源

委莫辨谿徑既窮水自北來清而駛青羊橋跨其上  
兩崖如繡亂石累累躡踞水激之益幽咽成韻睥睨  
青羊峯意為仙宅顧無路可登踰橋而南復陟坡嶺  
如行天台道中泉石益種種可悅如是數里有白雲  
仙龜二巖白雲嶄削而色白有衲子巢其巔仙龜突  
兀而色綠云其上有神龜時吐烟霧巖下腥觸鼻土  
人以為龜溺暑月更甚既出二巖山豁然如闢南巖  
宮宇隱隱可見然盤旋復里許度一小澗為竹筥橋  
橋之勝不減青羊時有牽狙而過者用余言欣然放  
之償以值固讓乃受狙既被放立崖間目而啼良久  
乃去予因歎彼氓能慕義而獸知戀德如此又由橋  
陟而上為仙侶巖陶幼安所栖也其左有百花泉又  
里許為滴水巖水滴瀝如貫珠遂渡天一橋入南巖  
之北天門梯石而上凡千百級乃至小天門禮大殿  
殿後懸崖偪削僅可容步下臨千仞諸峯轟轟如屏  
循欄側足而西歷元君殿為南薰亭亭外有仙棋石  
又里許為玄帝飛昇臺臺下石室為謝天地巖昔有  
人居此絕粒上下峭壁如飛人叩之但曰謝天地無

他語後仙去人以名其巖余謂此語可以知足而平  
心書諸紳又自殿後折而東巖石延覆數百步如一  
帶白雲其下壘磚疊石為洞為宇曰南巖舊為獨陽  
巖曰紫霄巖曰天一真慶祠曰雙清亭而紫霄最勝  
其前斲石為龍頭矯出欄外五六尺下視深黑不見  
底朝禮者往往屏息而度投香其頂謂之龍頭香舊  
稱絕險然翼以鐵紐甚壯余鵠立其上移時不見可  
怖已乃出大殿而右經雲霧巖巖石呀然欲墜行者  
過之必變色疾趨遂飯于蓬萊之署時日未午言生

從吏登太和乃循殿右垣而上數百步即太和孔道  
行者肩相摩度賽姑嶺憇榔梅祠數里為黑虎巖大  
林巨石中黑虎所伏又數里為杉木林清蔭襲人轉  
出萬丈峯下峯腰有黃龍洞舊傳異人虎皮張居此  
施藥今尚有廬由朝天宮而上一徑挿天舉首魂悸  
至所謂升天梯者益陡險孤絕如搏羊角穿鳥道凡  
數十折始達一天門則不可以與余以布纏腰從者  
前引後擁然猶支足脅息歷數十步輒止已又奮而  
登屢憇屢起竒峯怪石交出其旁目不暇顧既度摘

星橋入二三天門則力且竭矣從者曰未也又復奮  
而登數百級乃入朝聖門始折而下百餘級為神厨  
余偃息齋中有頃氣稍蘇徐入宮謁朝聖殿其前為  
古銅殿貯元時所遺銅龕殿壓小蓮峯已逼霄漢然  
仰睇大頂相去尚千尺時既暝期以甲寅朔旦頂禮  
為虔且觀日出狀遂返宿焉山高風勁冰崖墜雪疑  
怒雨轟雷驚人寐已而空中聞鷄亟起振衣復跋  
梯九轉乃登天柱絕頂禮玄帝殿坐更衣小閣久之  
霞光絢爛從東升頓破昏黑俄而赤輪湧起初稍黃  
歛吸數丈則煜燁如明鏡群景畢出然余憶曩時日  
觀所見更奇而疾以去扶桑為近也殿廷帝像皆範  
金為之巧若天造殿外為臺深數丈左右壁立二小  
閣飛棧嵌空紫金城環之闕四門儼若天闕昔李白  
登華山謂呼吸之氣想通帝坐若茲太和則居然帝  
坐矣豈待想哉下列七十二峯不可盡名其最與名  
相肖者如爐燭三公五老七星九卿玉筍卓筆維圖  
畫堆削所不能及已乃下飯已遂循舊道下三天門  
步稍不難旋視萬衆如蟻貫繇攀叫呼相屬既返蹇

姑嶺咫尺南巖諸巖洞恍然在目右望紫霄亦舉武  
可到而余將就虎巖訪不二老僧遂由南巖之南天  
門折而西百餘步觀道旁雷神洞洞即歛火巖石赤  
如焰中有靈池水湧出能療疾已復穿鉢堂而南跨  
展旗峯之脊披荆榛跋礮砢凡三里許乃達虎巖巖  
舊為虎窟不二来卓錫虎挾子避去居三十年遂成  
精舍上有二天池種紅白蓮佳卉成畦巖前蔭修篁  
縈曲澗所至有菴可趺有泉可漱或謂其地即尹喜  
巖不二對余驩如平生談說娓娓且止余宿遂宿于

巖中入境間寂擁蒲惺然又聞蠟燭澗有范小仙者  
先兩日往華山矣為之悵然乙卯出巖取小徑入紫  
霄復循展旗窮其巔歷蓬萊第一峯俯三清七星諸  
巖而旋其上凡二里許乃入紫霄之北天門禮大殿  
殿負展旗如擁燼於後三公五老諸峯皆拱揖於前  
甚整其左為大小寶珠峯右一阜為福地殿七十二  
福地此其一也殿之後為萬松亭其東為賜劍臺帝  
道成天帝賜之劍掛於松間今有掛劍松出南天門  
度禹跡橋其旁為禹跡池臨清亭池清而亭幽可憇

踰橋而南復轉入孔道數十步為威烈觀觀之北有陽和峯昂然而秀十里過黑虎廟前有玉虛黑虎二巖巖下為九渡澗會紫霄白雲諸澗之水入梅溪達於溜水聲潺潺遠澗行數里度天津橋有龍泉觀橋上下山復陡折凡十八盤至平臺稍夷始見有跨驢者又數里為太子坡坡屹嶮當道復真觀院坡上行者必經其中殿之下有聖母滴淚池池水不盈尺似滴淚已枯者又過太玄觀觀磨鍼井十里許為迴龍觀山勢至此若矯首而迴顧觀西有徑通玉虛余由

東行下好漢坡復經元和觀乃還遇真飯已復行歷草店入迎恩宮宮臨石板灘灘受諸澗水為巨浸時漲溢為患成化間續宮之以祈神祐規制稍隘僅可當一觀耳丙辰出迎恩橋歷玄祐觀凡四十里抵均州謁淨樂宮志稱帝生淨樂之國淨樂治麋而均為麋地故以名宮宮延袤掩城之半視玉虛雖少讓而綺麗有加其東為紫雲亭以帝初誕有紫雲之祥故名之亭之宏壯亦他宮所無日既中余治舟漢水上將行而地主有携酒于滄浪亭者遂泛舟滙洄而上

數里陟其崖崖屹立數十丈為臺者三亭構其下水  
清見石宛如巖瀨春夏時漢中諸水如萬馬奔騰而  
下平沙為海倚檻可挹而流更為濁濯纓濯足之歌  
以此亭之上為小菴菴之上又為小亭曰憑虛宜遠  
眺又折而左百餘步為玉峯菴又左為觀音閣並據  
高曠面滄浪樹茂而宇潔為淨樂之支院八宮之遊  
既屬厭復涉殊境日暮發舟益令人轉眄低徊不能  
去是遊也余有甚幸者二有甚奇者二自余入楚三  
閱月雨雪過半乃今入武當泛雪得霽朔旦觀浴日  
下太和晴曠多人凡遊者夏病暑冬苦寒皆所不宜  
乃今適春之中木葉未稠碧嶂如掃而梅白桃紅山  
葩互吐何異武陵夫晴與春并是為二幸方余自號  
時固不知陽和峯在武當也乃今偶合余嘗以不二  
名齋頃見不二相視而笑謂余前身殆武當僧是為  
二奇雖然山河等為泡影歲月逝為隙駒蛙窺幾何  
羊亡則一茲又余之一大懼也因併記之以自省云

遊白鹿洞記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



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  
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巖然突起四山環  
之有水自西來縈遶其前為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  
益喧飗如雷名小三峽跨溪為橋者三東西為亭者  
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  
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為之又鑿石為鹿躡洞  
中其上為思賢臺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  
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為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  
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圯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為之三  
嘆蓋古之為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  
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  
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衰而  
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  
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  
未能無弊乃其利為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  
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  
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為君子也以是  
哉且吾儒徃徃距佛老而外之以為抑邪而崇正也

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  
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于  
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  
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遽  
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  
復興賜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  
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  
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  
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  
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  
不可泯滅飭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  
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餽廩而  
德藝不修遊者盛騶從而閭閻為病學者趨鍾南之  
捷徑教者驚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  
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  
之哉

南村三菴記

南村三菴者龜山龍湫龍南也龜山菴在龜山之巔

負兌而面震可以觀出日而內朝陽故又曰啓明云  
 龜山之南麓為龍湫深不數尺方厘丈許而大旱不  
 枯土人禱雨輒有應其前為菴俗所謂龍王堂者也  
 二菴所從來甚久碑記漶漫不可識辨龍南菴者天  
 池高僧玉芝之所創也負遼山而面天柱有竹萬竿  
 盛夏不知暑予舊泛龍溪王先生遊息於此構亭磐  
 石之上顏曰溪陽取別號之義也城南諸村無如南  
 村據湖山之中地最幽景最勝二菴錯峙其間殘僧  
 數輩往往能持戒習禪與他刹迥別予觀疇閣亭然

龜山之南遼山之東時時挈小舟振短屐徜徉登眺  
 於三菴之上下與數僧者焚香而坐啜茗而譚蓋不  
 知閣之為我而三菴之為僧也亦不知我之為僧而  
 僧之為我也亦不知南村之外有世界而世界之內  
 有南村也昔淵明居南村謂多素心人可與賞竒文  
 析疑義今茲寥寥誰為素心人哉而數僧者又皆蚩  
 蚩然朴而野無文可賞無疑可析視淵明不有缺乎  
 雖然予聞之至道無文至德無疑凡涉語言卜度者  
 皆所謂第二義也予與數僧者遊於無言之境憇於

不二之門蓋脩然洞然直與羲皇上人為侶矣不知  
淵明曩時與永遠二師盤亘於東西二林其所印可  
視予有異乎不也諸僧請為記勒三菴中予書此畀  
之

碑二首

山陰徐侯生祠碑

山陰徐侯以召入之三歲予偶過侯所築官塘所祠  
下有父老四五輩趨而前曰此為前侯徐公祠也公  
惠政大夫所知且大夫史也祠而不碑可乎敢以請

予曰諾其後民某某輩請日至蓋某某等侯所屬治  
塘而有勞者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十里其在海者復  
若干里並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而民不知有費是以  
並祠而碑之至論侯之全則在邑且不能盡舉寧曰  
塘蓋侯生有至稟如騶虞鸞鳳然以不殺為性是以  
其於治也恐恐然如良醫之於蠱瘵惟恐其傷之以  
鐫磨為戒而以不擾為良方甫下車即板輿行農畝  
間悉得民所疾苦若戶之貧富與人之強弱奸良及  
盜賊樗博瑣至倚市之筭平常捕格百出所不禁者

侯並設法為之不用一鞭無不立止息異時丞簿冒  
 牒如蠅毛民如爛鮮至是無一紙入其所馭廊吏不  
 能竄一字僥訟牒訟者亦不輸一錢與吏無一卒入  
 鄉勒租稅直與民約投篋最後者始苦以轉輸民爭  
 投無敢逋者他雖遣卒百逋如故也當是時舟子曰  
 卒坐矣我何用舟為或捨舟而捆屨酤且飯於邑門  
 者曰訟者不復食衙中人矣我何用張為或盡治其  
 壺具吏或走家居閱月而至無一事可為清戎使者  
 至所司承旨撫索里中戎大震侯弗與使者怒亦不

為動更急之輒以病謝里中老稚賴以免者無筭大  
 吏攝訟者於邑就聽斷即必先聽而以書復或涉毛  
 細則不遣其人大吏始甚銜之久之並諒侯非亢已  
 也至於課校中士不徒以文舉公正為民導善止惡  
 使不革面則蒸蒸款款如雨之於物令其飽而自化  
 善託者不敢造公庭言事如澁之在舌亦自卷攣耳  
 侯去之日送者萬人自邑門而達于江遮不得行者  
 百里有渡江守數日而返者返而復往者涕濕襟者  
 哭失聲者舉酒悲悲而不得飲者亭驛而是其喜者

則有舟子整篙楫卒與胥買攝記酷而飯者範錫而復壺具而已耳侯之去一也其悲者何人其喜者復何人噫用是可以知侯矣侯之用召為工科給事中  
方將盡括西北地之可渠而田者田之以寬南漕蓋天下大計也疏上會以累左遷而止而碑之請為書也乃在三歲前時以侯方在要路故需之今侯且謫居而且以憂阻論久而彌定矣遂書侯名貞明字伯繼家江之貴溪予辛未榜人也詞曰  
繫牧之良于何見乎為官為羽如鼓答桴徐侯之牧

五載而召送者萬衆雨涕以號號且泣矣嗟何及矣渡江而西鱗澱澱矣我聞父老二三百餘襁父母之良未見其比立石於塘有螭則昂民之德侯閱彼滄桑  
彭山季先生祠堂碑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歆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為已任而

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弟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矣間有疑先生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澀為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為大夫家世祿先生一大郡守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澀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荏苒之畫殺子太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于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司建寧理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使以鄉試後檄先生再三拒勿往即得罪勿顧若為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為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

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校殆十有二  
年而先生存時徃徃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  
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為鄉賢舉與聞  
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夫以先生  
即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  
所易為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郁穎上某遂撤已所居  
傍舍三楹徙置禹蹟寺西林以祠先生實先生舊著  
書所也陳憲僉某胡納言某奔走督率益力助資者  
既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備潔牲

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職史也宜  
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泛事於學而先生  
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司馮事新建之義  
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  
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  
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  
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為三可指而  
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  
於法雖有遺亦泛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



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  
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  
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為里人某某先生  
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從司理召拜御史以  
謫歷縣佐令起為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  
府他若助資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為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栖髡管毫兮杵杵  
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  
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  
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